

殘額ヲ以元金ヲ消還スルモノトシ遂ニ三十ヶ
年ニ至テ完結消了スルモノナリ
一東京府民共有金現在高八拾八萬三千餘圓ニ西三
年經過スレハ利殖等ヲ見込大凡九拾萬圓ニ騰ル
モノト假ニ見做シ公債元金消還ノ補助金トシ表
中五六七年目ノ三ヶ年間ニ分當消還スルモノト
ス

元

嗚呼禍哉明治政府也汝齡未二十早既亡徵見上
棄於天下毒於民汝罪惡貫盈至於不可復救然汝
自欺之甚未嘗顧慮揚々自得焉汝欲欺誰乎欺天
乎明治維新之改革以除德川氏霸政之弊布海內
一家公平之政為諱故一呼而天下三百之諸侯相
響應矣會桑以下一旦愆方向者亦翻然覺前非而
歸順德川家三百年恩顧之士所以不擁德川家而
謾抗王師者亦維新復古之事其論公明其說利世
也不特在當時然廢藩置縣四十餘萬之士族失世
祿不敢抗其命者亦為是之故耳夫祖宗千載之功
祿一朝屬烏有而無遺憾者非顧國家公同之利而
何也然而明治維新之成績果不背明治初年之論
乎果海內一家公平之論行於今日乎豈待智者

而後知乎其成績也。與明治初年之論全相反。惟德川氏之霸政熄而薩長之霸政相踵。代德川一家以薩長二藩而已。德川霸政之世。霸府專橫。壟斷其弊。極矣。然各藩特立。獨行。猶未到于今日之甚也。今也海內一家。莫復特立。獨行之藩。天下悉為薩長之臣妾也。徵之古史。如六國滅而天下歸于秦。六國相駢列。而與秦相對峙。焉與秦獨存。而他莫所顧忌。爰可同日而語乎。方是時。始皇之亡。狀何足以怪。秦之毒天下也。余不怪其大而却怪其小也。我朝三百之諸侯盡滅。而薩長獨存。上挾帝室。擁海內之兵。權下壓人民。擅天下之政。刑其毒天下。未如秦者。不幸中之幸耳。嗚呼。薩長獨存于諸侯相滅之中。威福倍蓰。於列藩相存之時。比之廢藩之士。彷徨于道路。瀕餓餓。

者其幸不幸如何。且夫列藩四十餘萬之士。當拜鎬而贊復古之功者。亦不少。而偶足以助薩長自營之謀。未嘗得與薩長均受其賞。既不得其賞。而又犧牲世祿。以供薩長二藩之自奉。今喻之如裂弱者之內。奪義者之食。而後充貪夫奸人之腹。奈之何。可謂海內一家公平之政乎。維新之功業。薩長居執牛身。然列藩亦有與而功土肥。因備等諸藩是也。若夫非得他藩之協助。雖薩長亦何能為乎。土肥以下列藩。并德川恩顧之士。至于今。為薩長所賣。而噬臍何能及。使列藩當廢藩之時。而有今日之悔。或明治初年之論。即海內一家公平之政。亦行矣。惜哉。列藩所見不出于此。使薩長忌長其私謀。今者其毒蔓衍。恐雖名醫亦不可救。豈可為國家不歎惜哉。則薩長今日之

擅橫列藩昔日之懈怠也然則列藩可任其責乎曰
自古國家之患難出于意表者多矣何嫁眾於列藩
乎惟薩長其眾圓滿莫所適上欺周天聽下抑制生
靈以天下之公道為私竟小人之巢窟小人植黨奸
邪塞道其瀆政道毒國家殆不可名狀自古憂國家
者不在于位者在位者不憂國家語曰人亡而國則亡
矣信哉其人存而國亡者未之有也若其人存則薩
長之少數何足以患乎然世之小人欲啗薩長之餘
餐甚者則獻媚容諛助其惡以陰成私利雖似其愚
可憫其猾可厭然有其罪却甚於薩長者吁薩長既
知其非而欲遂焉附益之以賣國之小人將何日可
得脫薩長之羈扼乎世慕西鄉隆盛之德者何也彼
以天下之心為我心不以區區之薩長為其心也隆

盛維新之功臣而猶且惡薩長之擅橫而况為薩長
所賣者乎隆盛之無私心也如是然世之小人呼忠
為賊呼賊為忠何甚過矣雖桀紂之暴亦不能遂箱
象口枉世論以道後世之譏也賣國之小人可以鑒
焉夫隆盛維新復古之功臣薩長政府之柱石也而
欲惡薩長之擅橫而倒薩長以救國家於塗炭其忠
魂義膽赫赫於後世是所以後人之不及而彼獨擅
名譽於天下無窮也薩長改視國民恰如讐敵是以
養無用之常備兵以備于不虞非薩長人不任于將
官縣令非薩長人不授要路之官舉薩長人而任之
以顯要之職猶不足而補之以警官憲兵之數可謂
用意周到也蓋其所以至于此者彼良心自知其非
故恐國民之有唱義護私利之一念所使自然也然

而縣令也將官也雖偶有他縣人乃非薩則長非長則薩之臣妾也斯輩其心蔽私欲不能視國家之利害得喪甘受薩長之擅橫養成國家患難且羨慕不義之威福欲以倣其轡惟不為薩長之使役之憂嗟乎人心之腐敗一何到于此乎斯輩眼中無薩長而莫我縣其謂之他縣人寧可謂薩長之皂隸與僅也今也海內一家內外無間矣何有如封建之時內外自他之別宜布公平方正之政不可以偏頗愛憎心偏于民也縣令將官何限薩長人上下大小之官員宜各縣準其人口而均焉特縣令者須簡拔之於其縣民中如是而後始可謂海內一家公平之政行也今也不能政出于偏頗登用成于愛憎故政府常有戒心徒費有用之財空養無用之兵使疲弊之民更

有害無益之重稅其弊不可勝數也自古遭變之民莫不窮者彼廢藩置縣者則善矣然士失世祿民課兵役不為莫苦甚矣學校之設亦甚矣然與資之貧民時一食而艱何能資能教子弟銜道電信之類亦利便頗大矣然貧民不知何益者頗衆矣而具費則皆不得承負擔之地租改而為百分二半聽其聲則似寬其實則甚苛(國租)稅相合而為百分之四租入額十分二則當精入額十分四以上豈亦不苛(重乎)紙幣內濫造而金貨外濫出公債証票新兌行而金融漸壅塞是等皆改革之餘弊也我人民平時尚且貧况遇斯數者之逼害乎人民承改良之弊而困苦焉亦不宜乎方是時政府精銳不以為善後之計則不能以償改革之弊也不談辦矣然薩長政府

知新法之益而不知其害知改革之可急而不知其
 弊害則不如不改法之愈也抑政者以除民瘼為要
 旨以收時弊為首務今也事不出於此毒民利已為
 敵之專勉修飾夫官制猶衣服衣服雖美不利于行
 官制雖美無益于民宜哉明治政府二十年之治績
 未足以償其過失修偏幅屈似美實惠未加于民真
 澤未沃于世也今也士民均承改革之弊而其瘡痍
 未全愈且夫賦常有而產恒無仰事俯育莫其資者
 頗眾矣倘一朝遭水旱山荒之變忽罹流離顛墜之
 禍其理在眼前既業全國四十餘萬之士彷徨于道
 路者亦數萬三千餘萬之民農而無半堵之地商而
 無隔日之糧者亦數百萬豈可放心忘為之計乎然
 政府視民之苦甚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惟私利之

謀舍天下之大謀取一己之小計後天下國家先區
 々薩長濫賞妄予先自占利私過大之金祿或設名
 作肆以飽貪吏之欲拋國財宛如瓦礫於是乎厚賦
 重斂民不堪其弊封建之世比今日之現稅乃或稍
 輕然養全國四十餘萬之士三百之諸侯而猶有餘
 今則以全國之租稅盡供薩長二藩之自奉而尚不
 足嗚呼亦甚哉薩長政府無經驗之施政倒行逆施
 甚病民者亦一而不足紙弊之濫造不要之土木官
 行工業之有始而無終者等即是也又政府之政策
 大率驚外觀走虛飾不顧實効者比々皆然矣是故
 勉行小計遺大計古之忠臣義士追賞之其遠孫且
 榮典之而廢藩之士且餓死於道傍者政府如視之
 而不知者細民若收斂平年尚有荒年之艱苦政府

如視之而不知者細民一毫無愛民之心不察民情不計國力或新設華族學以金帛內則利己以為子孫之計外則施私恩以固不義之基或起不要之士木而虛飾官衙管舍以竊為足其歐米諸強國比方嗚呼愚亦甚矣且夫政府公許賣淫導國于淫風今者山間僻陋九人跡到處無不聞弦歌之聲風俗頹敗奸邪日滋蓋政府失其措置于始之愆果也江津之水溯其原頭不過濫觴是故攻其末者必先塞其源明治政府不悟焉當路者身自事奢侈淫佚以率民民俗相連陷於放辟邪侈亦不宜哉薩長政府失其政如是其弊極矣誰不鳴其非乎然彼指目其人謾為亂臣賊子欲塞其口奪筆以瞞着天下甚可憐笑哉言者何罪之有不言則人孰知其是非乎彼何

自不改其非而反責正議之士乎漢文帝除誹謗放言之法詔實千古之卓見也自古求通民情欲聞利弊者未嘗不賴於言論之自由也嗚呼薩長亦無其人哉徒講治於權謀術數之末好反於視民如傷之意奪民之所欲而強民之不欲不能令民視政府如慈父而令民視政府如仇敵如是而後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宜哉將積之于前毀之于後舉千載不朽之功業而空委之於泥塗也

列母伯壽板經
退物之櫻文之趣
古上隨處知事
内物古長日祇長公
可本古分内陳
供通港
山後古年九月

田中内閣大臣

中御海軍奉行

山田司法官

森文部官

北多老商官

榎本國守官

長谷川屋敷官

意見書

意見書

供與洗心

心洗心年九月五日

上至身心洗心

復來國本在

上言四度より